

国外五诗人诗选

诗歌与人[®]
POETRY AND PEOPLE

黄礼孩 主编
2007·7 总第16期

POETRY AND PEOPLE: SELECTED
POEMS OF FIVE FOREIGN POETS

诗歌译本： 一个时代诗歌现代性的互动

◎ 黄礼孩

中国没有一本专门的翻译诗刊,诗歌的翻译出版受版权的限制,翻译作品的出版一直都是一个难题,也许以民刊的形式来传播相对要方便一些,与国外作者可能也好沟通。2004年,我本着这种想法,尝试性地编了诗人姚风先生译的《诗歌与人:安德拉德诗选》,出书后,反响很好,便有了信心,计划每年出版一期关于国外优秀诗歌的专辑。

2005年,我们出版了诗人李寒译的《诗歌与人: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

2006年是一个遗憾,文学家、翻译家韩少功先生给我介绍过匈牙利国家诗歌协会的主席,欲进行两国之间的诗歌互译,但由于多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有待以后完成。

所幸2007年上半年策划的这期《诗歌与人:国外五诗人诗选》,在宋琳、黄灿然、舒丹丹、韦白、李以亮的支持下,终于得以出版,每年出版一期外国翻译专号的计划又得以延续了。

早些时候,我与诗人宋琳先生说,希望他翻译俄罗斯诗人捷纳狄·艾基的诗歌,《诗歌与人》出版一个专号,并将“诗歌与人”奖颁给艾基先生。宋琳兄欣然应允,只可惜去年的时候,艾基先生不幸离世。今天,宋琳兄把他译艾基的诗歌,还有北岛先生写给艾基的诗歌一起给了《诗歌与人》。北岛说,艾基是俄罗斯诗歌金链上与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相并列的名字。他的诗歌印证了:爱与信仰仍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诗人黄灿然翻译过不少作品,这次他把秘鲁诗人巴列霍的作品给了《诗歌与人》。巴列霍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写作不是小情小调,他以尖利的愤怒写出了人类最深的苦难。他说:“我不知道革命是否来自穷人的愤怒,如果是的话,美洲的‘革命使徒们’能在我的一生中找到一支革命大军。”他个人的勇气和品格是诗歌的良知和力量。

拉金的诗歌有很多汉译本,我觉得舒

丹丹译的更为准确、到位。拉金因写出英国战后长大的零落的一代的精神群像而在英国声望日高。拉金的诗歌冷静而隽永,他用语言思考爱情与婚姻,死亡与再生、自由与孤独、时光与生命、现实与诗意,他的诗歌大美而不失深沉。正像他所言:“我倾向于非常轻柔地牵着读者的手进入诗歌。”是的,我喜欢他清新雅致的诗歌:“那么多我以为已经忘掉的事/带着更奇异的痛楚又回到心间:/——像那些信件,循着地址而来/收信的人却多年前就已离开。”

扬尼斯·里索斯的诗选自《坐在雨的外面——外国现代诗人十二家诗抄》,这也是译者比较喜欢的诗。上半年,诗人韦白先生把他译的这个手稿托我转交给一家出版社,但最终由于授权书和版权问题,未能出版。里索斯的诗有着戏剧的外衣和寓言的质地。他善于隐藏着什么,又努力去呈现事物原来的样子,他还在另一个层面再现希腊社会生活的图景。他的诗歌让人产生惊讶的魅力,仿佛神秘的事物在你面前出现。正是因为诗人的发现,这个世界美好的事物才越来越多。

诗人李以亮把自己译的《波兰现代诗选》自印成册,他赠我一册,我常在坐地铁时,翻阅他的译作。这里选的是他自己推荐的切·米沃什的诗歌。米沃什,中国读者是熟悉的,张曙光、西川、北塔等人翻译过他的作品;《诗歌与人》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译本,让喜欢米沃什的读者阅读时可以参照。米沃什的诗歌坚实、硬朗,是道德的承担,又是人性

的光辉。米沃什“用他的心灵和笔,他给我们指路,解析现实,并敦促我们行善”(贝尔卡)。这位经历了恐怖岁月和苦难时光的诗人,他在诗歌中表达的却是人性的善良、崇高和对人类美德的感恩之情。“如此幸福的一天。/雾早早散了,我漫步花园。/蜂鸟歇息在忍冬花。/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我遭受过的一切邪恶,我都已忘记。/想到我曾经是同一个人并不使我难堪。/在我体内,我没有感到痛苦。/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蔚蓝的大海和叶叶船帆。”他的《礼物》,是敞开的,有着丰盈的心智和澄明的诗性世界。

诗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是对另一种文明的发现,优秀的诗歌是文明的素养,它充满感召的力量和激情。翻译、阅读国外的优秀诗歌,也是为了我们与西方诗人更好地对话,是为了相互之间的寻找和呼应。就在《诗歌与人》出刊之际,我看到《诗选刊》在2007年7月号出版了一期“外国当代诗人作品特别专号”。这些诗歌翻译的丰硕果实,让人欣喜。我想,诗歌翻译将迎来它的黄金时代,相信往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诗译家出现。《诗歌与人:国外五诗人诗选》这个诗译本,但愿它像大鸟坚实的翅膀,飞翔在你内心的天地,给你带来辽阔的心灵疆域。同时,我们也渴望与更多优秀的诗译家合作,源源不断推出在同一时空下写作的世界诗人。

目 录

(俄罗斯)捷纳狄·艾基诗歌选 宋琳 译

开 始 · 003

道 路 · 003

田野—俄国：诀别 · 003

此 处 · 004

是的：我们的祖国 · 005

白桦瑟瑟响 · 005

今年的第一道彩虹 · 006

为了距离的对话 · 006

死 · 006

临近森林 · 007

森林外面的路 · 007

一枝菊的惊跳 · 008

来自深谷 · 008

我和女儿在秋天的散步 · 009

瞬间—山雀：作为信 · 009

两个注释 · 010

最后的沟壑 · 010

茉莉三幅(友人去世之后) · 011

是的，诗人 · 011

日子：我独自—一人 · 012

而这另一座小山 · 012
 午夜之后——窗口的雪 · 013
 少 · 013
 正午的白桦树 · 013
 街道与细谷 · 014
 正当一个朋友在病中 · 014
 晚胡桃 · 014
 睡眠中写下的诗行节录 · 015
 我的朋友——一棵树——从窗户 · 015
 两个跋 · 015
 房子——在世界的森林中 · 015
 无题 · 016
 诗歌——作为——沉默 · 017

梦：为煤油排队 北岛/译 · 022
 雪 北岛/译 · 022
 致敬——给G·艾基 北岛 · 023

(秘鲁)塞萨尔·巴列霍诗歌选 黄灿然 译

黑色骑手 · 028
 蜘蛛 · 028
 爱筵 · 028
 讨厌的循环 · 029
 遥远的脚步 · 029
 我相信强者 · 029
 我刚独自吃过午餐 · 030

目 录

良好的判断 · 030
我要谈谈希望 · 031
有一个人 · 031
而如果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 · 032
大地的和磁性的 · 032
巴黎,1936年10月 · 034
饥饿男人的轭 · 034
这么热,使我感到冷 · 035
对眼镜有信心 · 035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 035
有些日子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 · 036
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一丝不挂! · 036
受苦人 · 038
群 众 · 038
为杜兰戈废墟而作的葬礼鼓击 · 039
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 · 039

(英国)菲利普·拉金诗歌选 舒丹丹 译

晨 歌 · 043
离去之诗 · 043
一座阿伦德尔蒙 · 044
关于读书习惯的研究 · 045
别处的意义 · 045
床上谈话 · 046
广 播 · 046
布里尼先生 · 046

我记得,我记得 · 047
盛 年 · 048
昨日出生 · 048
给我的妻子 · 048
这就是诗 · 049
无话可说 · 049
岁月里的情歌 · 049
故 事 · 050
机场独白 · 050
面包果 · 050
太 阳 · 051
假使手能释放你,心 · 051
我已经开始说 · 051
婚礼那天的风 · 052
闺 名 · 052
为什么昨夜我又梦见了你? · 052
亲爱的,如今我们必须分离 · 053
灵魂的诉求 · 053
继续活下去 · 053
当我们第一次相对 · 054
悲 伤 · 054
树 · 055

(希腊)扬尼斯·里索斯诗歌选 韦白 译

裸露的面孔 · 059
初次的感官愉悦 · 059

目 录

民族志 · 059
智慧 · 059
中心的创造 · 060
连通 · 060
蜡像 · 060
寂静 · 060
听见的与听不见的 · 061
小小的招供 · 061
没有料到的 · 061
正午 · 061
过程 · 061
缺乏意志力 · 062
朝向什么? · 062
不可避免地 · 062
第三个 · 062
雨后 · 063
观察 · 063
突然地 · 063
嫌疑犯 · 063
黄昏的队列 · 064
陶匠 · 064
敲击声 · 064
或许,有一天 · 064
风的肌体 · 065
缓慢 · 065
简单的意义 · 065
未删节的 · 065
诗人的空间 · 065

CONTENTS

(波兰)切·米沃什诗歌选 李以亮 译

- 使 命 · 069
- 献 词 · 069
- 与简妮交谈 · 069
- 一小时 · 070
- 礼 物 · 070
- 忘 却 · 070
- 蜘 蛛 · 070
- 在加勒比海一座岛上 · 071
- 途经笛卡儿大街 · 071
- 孤独研究 · 072
- 蟒 蛇 · 072
- 非我所属 · 073
- 格雷科风咖啡馆 · 073
- 距 离 · 074
- 1945 · 074
- 悲 叹 · 074
- 造物主 · 075
- 咒 语 · 075
- 爱 · 075
- 在某个年龄 · 076

诗歌与人^{NO.}
POETRY AND PEOPLE

捷纳狄·艾基诗歌选
宋琳 译

捷纳狄·艾基 (Gennady Aygi, 1934—2006), 俄罗斯诗人, 出生于伏尔加河中流的 Tsjaewasijisje 共和国一个叫 Sjamoezjino 的村庄。父亲是俄语教师 and 诗歌翻译家, 外祖父是萨满教最后的神甫之一。1849 年他发表第一首诗, 后进入莫斯科高尔基学院学习文学, 结识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因他的建议, 1960 年开始用俄语写作。他一度曾在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工作, 失业后主要从事法语诗歌的翻译。曾居留德国柏林, 应邀访问过匈牙利、法国、美国等国家。2006 年 2 月 21 日这位大师在莫斯科去世。

艾基用俄语写作的诗歌长期未能在苏联出版, 1987 年以前他在国内默默无闻, 他的诗主要通过非官方渠道被西方读者所认识, 并很早就被看作当代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之一。他恐怕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诗人, 难度不在于哲思或诗歌建筑的复杂, 而在于他强烈的个人修辞的运用。一方面, 出于对韵律的意识形态化专断的反动, 他有意中断习惯性的词语链, 极度的简略造成令人不快的意义空白; 另一方面, 他的童年世界观的三要素: 房子——基本观察点; 田野——开阔自由的视觉; 森林——封闭集中的听觉, 作为诗意的原初经验构成他诗学的核心。诗中的关键词如雪、孩子、光芒、沉默、房子、冬天、玫瑰、疼痛, 皆以某种自身确定的印象交替出现, 使诗的节奏变成某种“上升的符咒”, 而一切秘密(内在精神的沉默)最终都在纯粹的看或听中“曝光”。但艾基并非刻意制造不懂, 他的所有言说都显示一个向度: 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和人类沟通的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是一个不屈服的悲剧诗人, 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是诗歌本质的赤裸。

俄罗斯当代精神生活的巨大意识形态压力在艾基诗歌中的折射, 较之他的同代诗人布罗茨基

或许不那么显著, 比方说, 他并没有直接尝试“致暴君”这类的诗歌题材, 尽管, 诚如布罗茨基所认为的那样, 诗人身份的界定根本上取决于“对语言的依赖”程度, 二者在此意义上毫无疑问是同样杰出的, 然而即使透过翻译, 细心的读者也会被艾基诗歌语言的微妙魅力所折服的。他的诗歌并不缺乏“行动性”, 生活事件及其态度只不过被个人隐喻转化到了更深的层面。关于诗歌真实的问题, 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 “诗歌真实, 人类存在的真实(或更确切地, 生活信念), 需要在自身中寻找: 在记忆、感受, 在我们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中。”诗歌的“或”生活中的“”行动“对于我并没有任何用处(另外从深处看, 我认为对于多数人也一样无用——”关涉“诗歌的他物当然要比我能干)。”诗人对自己的历史处境有清晰的认识, 转向内心并未失去他的现实关切。

艾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指出, 他的所有写作是对异国情调的逃避, 而他高度的纯洁性正是通过感受和冥想土地而获得的。他还特别强调, 不更新词语的功能就不可能更新诗意, 其沉默诗学在随笔中有非常精辟的表述。我最初在与荷兰汉学家贺麦晓 (Michel Hockx) 合作翻译艾基诗作时, 就带着那种词语中魔般的感奋。十五年过去了, 那九首诗仍旧熠熠生辉。由于我不通俄文, 读者在这里读到的译作, 乃是根据 Léon Robel 和 André Markowicz 的法译, 以及 Peter France 的英译而转译的, 受限于本人的外文水平, 错讹与误读之处只好留待日后补正。

艾基的主要诗集有:《慰藉 3/24》、《冬天的节日》、《田野—俄国》、《维尔尼卡之书》、《谷底的时间》、《雪中, 总是更远》等。

开 始

让我在你们
光滑的丝绸荷包里
沙沙响的纸币间
成为一枚肮脏的硬币翻转：
它将在它声音的尖上鸣响
且没有任何困难地继续鸣响

当双重的隆隆回音
和记忆说着
童年的风怎样和雨一起
在秋天的早晨冒烟

让我成为
一个站立的衣帽架
上面你不仅可以挂雨衣
还可以挂比雨衣重的
某样东西

而当我停止相信我自己
让血管的记忆
使我一次比一次
变得坚实我将感觉到
眼部肌肉的压力

1954

道 路

当没有人爱我们时
我们开始爱
我们的母亲

当没有人给我们写信时
我们想念
老朋友们

而我们说出言语
只是因为沉默是可怕的
动作是危险的

但最后——在偶然的被忽略的公园里
我们痛哭悲哀乐队的
悲哀的小号

田野 — 俄国：诀别

很快这也被知道了
——D.R

而爱祖国——我不露面
突然说出这些话
而生存不仅在潮湿的
国土——在深渊里：悲痛之招魂

在脑中模糊地生长：像从前——空间
三位一体的见证回旋

(正如你
忍受
这些星星的
上升：正如你的生长——梦一般!) ——

这些话在夜半来了 (而没有圣言——就没有词)：

荒芜的孤儿：只有雾——像一小撮！ ——

成为光-眼：如此多-橡树-歌唱
而太阳哭泣（因为-无灵魂）——

然而田野——谁曾经——自由

此 处

正如在林中深处我们惊叹
各种兽穴
逃避着人类

生命消逝于自身像林中路
而我似乎辨认出一象形文字
从“此处”这个词

它表示大地与天空
和那影子中的
那我们可面对面看见的
在我的诗中我不能分享的

不朽者之谜
并不比冬夜里发亮的灌木丛
更难猜解

雪上的白枝
雪中的黑影

此处事物以高声的
本地语言相互应答
像生命未计量的自由部分
——总是高耸——自愿地——把回答给予
下一个坚不可摧的部分

此处
寂静的园子
在风摧折的树枝末梢
我们不找寻与痛苦的人面相似的
液汁的丑陋凝块——

在不幸的夜里
吻十字架上的人

此处我们不认识
一个高于另一个的词与符号
我们生活着我们是美的

此处沉默降下时我们使真实蒙羞
但如果放弃它是严酷的
生命亦参与其中

仿佛一种不可见
向着自己致意

并从我们移开
仿佛灌木丛现身于水中
等在一旁，以便移入
我们不再需要的
空位置

因此人的空间应被
生命的空间充满
直至时间尽头

1958

是的：我们的祖国

恰如一片草地曾是故土
世界——似一片草地
白桦—花朵在那儿
还有心—孩

而当那些白桦——花朵被这个世界的风吹走

玫瑰—雪
环绕着无语的乡人
像女乞丐—天使的叹息！……——而与光—怜悯
一道
她们闪耀

（这儿—是她们
生生不息的
因沉默而存在的空间）

我们从——此闪耀得到
每一坚实之名
闪亮之名

重回忍耐之中
（这儿亦是
自—在
之沉默）

且听着：纯洁欲何言，以惟一的词？

永不会阻断
它辐射

纯洁—世界

1975

白桦瑟瑟响

给 V.Korsoenski

如今我们只等待某件事自己发生
——C.Norwid

而我自己是一瑟瑟响的
“但上帝可能是……”——

白桦中的一声低语：
“死了……”——

而我们
分崩离析——正在继续吗？——

为什么
不？

尘埃孤独且空虚地飘走……——
/白桦的低语……
我们都在世界上瑟瑟响……/——

而他是否
肯定复活？……——

……甚至一点不疼：

仿佛永远……——

嘈杂——似乎说的是这个……！——
……

/仿佛被弃的——秋之嘈杂/

1975

今年的第一道彩虹

淡泊的-雾状的：
暗绿？金黄？
已经很久了吗？——痛的澄明
/是白色-牺牲吗？诞生于蓝色？/
缓缓吹拂：
如此气息——紫色的同盟？
/这令我昏昏欲睡者
并未膨胀成红色/

为了距离的对话

——给 Nikola Vujcic

1

并非圣言所未言
而作为道路的言说
仿佛是大地的意念-面包
那被说出的单纯性
之单纯——旋转着——通过这耗尽的
完整化之沉默
环绕命运吹起的人的天空
而天赋-即-面包，圣言工作着
在你身上变成金黄
(燃烧着——如是之惟一)

2

我想我将像面包、食物一样
留下——所有馈赠-敞开
为了这天空及其智慧

在仅有之力中她的变化如此有力
而留下，没有不可动摇之惊跳
(我知我所知，我在力量之力量中
仿佛馈赠自己最后的天赋——
自由仅仅是自由)

1985—1988

死

没有从她头上揭下头巾
妈妈正在死去
惟一的一次，
我在她自己缝制的

可怜的裙子一侧落泪。

哦，多宁静的雪，
仿佛被昨日之鬼的
翅膀滑过。

哦，多丰厚的堆积，
仿佛它们遮盖了
祭献贡品的

野蛮的群山。

而雪花给地球
源源不断地送来

神的象形文字……

1960

临近森林

而

我终于接近无人到过的那里

只有一种旧感觉的

白银——当自由的温暖在额与肩上

哦

这明亮的

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是

一如羞怯火花的寂寞灵魂

拥抱四周

闪烁了，自由之白色在附近

而纯洁完成——简单地：被纯洁自己

田野

敞开

/总是像

天空前的田野/

发光——为自己

那

另一个呢？光芒毕竟穿越了它

为——爱

像某一天使——到处——爱我的放纵

同时创造

纯洁之地：

——有过多少风？少许幽暗地离开和活着的风

比上帝的安宁更安宁！

在那里

沉默中

天蓝

1984

森林外面的路

——给马克·博丁

在我自己家中地上

我什么也不需要

要的如此少：

一种鲜活的痛苦！——

/倏忽我理解：只有巨大的人群

爆破-馈赠——给予彼此

痛苦之火：闪耀着独自离去

而疼仿佛是家的一个音节：

以此我们是——相邻食物与兄弟！——

清凉

那人们所

命名

恰如你的血

你的手

你的拳头

不分离且快-活：

劈啪响地赠予爆破与凝聚

在剧痛中，小即是大

你将爆破-着色

节日-清歌！

它们戏弄着

竟似给你面包——

它们拿走

竟似

储存

直到在尖叫中

呜咽之——

谐音！

如此——它们撕裂灵魂

如此——它们留下我去死/——

——不会再有了，兄弟：庆典在这里是别的

它们以此烦恼完成魔鬼

为了道成/肉身/

在凶手——和撒旦他自己中间！——

那么我-想/正如诺尔维德所说

最终：如果我记得：他的

“袖珍手册”/

那么我-想——从林中挤出

越来越轻逸

/比草的幸福更轻/

突然我看见：金子闪烁

穿越有教堂的麦田的

年轻橡树林：

/然后

为了空隙的

广场/：

为了空无的空无！

我不认识我的路途

风——它也是基本的！

在金子的热中我的兄弟

没有邻居没有孩子

“告别”自身如此好地烧着了

根本就没有思想

1981

一枝菊的惊跳

一点雪！——

是否某一天

我的死的

/不可见-可见/

的片刻摇曳——

我将怎样

选择

更贵重者：/

风——通过爱物——转瞬间——

就像在飞行中

通过我醒来——最初的：

记忆缺席的

澄明！——

1981

来自深谷

而左边——可怜的——我自己的手——像儿童福音：

光辉啊——不为谁：

微小的——绕道生存的！——

而正如一个流浪的——无所谓的福音她拿着——旋

转着